

The God of Beauty



美神

石楠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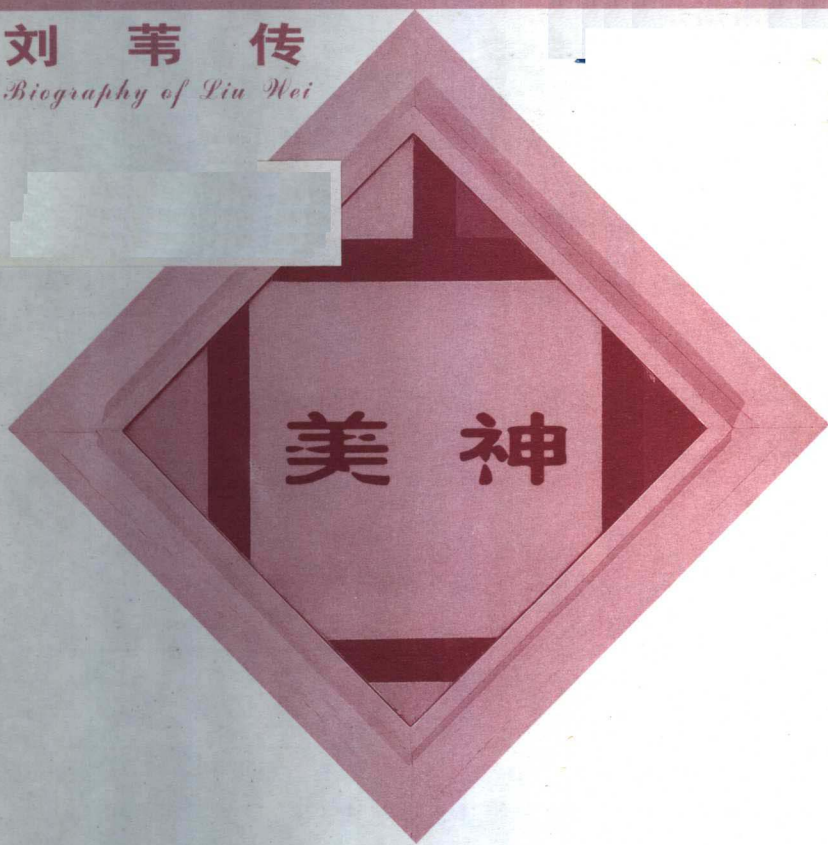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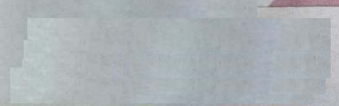
女画家系列

珠海出版社

The God of Beauty

刘 苇 传

Biography of Liu Wei



美 神

石楠 著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神：刘苇传/石楠著—珠海：珠海出版社，2000.1
(石楠女画家系列)

ISBN7—80607—651—4

I . 艺… II . 石… III . 刘苇—传记
IV . 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57003 号

石楠女画家系列

美神——刘苇传

责任编辑 成 平 谭江红

装帧设计 吕唯唯 李宁平

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

社 址 珠海香洲银桦新村 47 栋 A 座 2 层

电 话 2515348 邮政编码 519001

印 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 4232 厂

开 本 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 34 字数 652 千字

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3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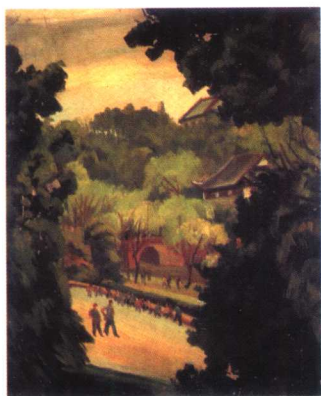
ISBN7—80607—651—4/K·19

定 价 54.80 元(全三册,本册 17.60 元)

版权所有·翻版必究



刘苇



初夏(1953年)倪貽德作



倪貽德

战秋风

辛酉八月 刘苇



战秋风（1981年）刘苇作



《美神》再版自序

珠海出版社决定出版我的女画家传记小说系列，将我的三部描写女画家浪漫故事和她们旖旎的奋斗史的传记小说：《美神——刘苇传》、《画魂——潘玉良传》和我的新作《海魄——杨光素传》同时出版，他们的卓识和气派，不仅又一次给了我一个展示女性画家动人魅力和无穷风采的机会，也给《美神》带来了好运，使她又一次有机会与想读到她而买不到她的读者相见，这是件多么叫人感到快意的事啊！在此我向珠海出版社和这一创意的策划人成平女士致以诚挚的谢意！

《美神——刘苇传》是《画魂——潘玉良传》的姐妹篇，刘苇是中国一代女知识分子的典型，她是潘玉良的同学，与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同志相交甚深，邓大姐是她和名画家倪贻德的媒人。在本书中，读者既可见到邓颖超形象的真情再现，对潘玉良的个性也会有更生动的了解。这是我的第二本长篇传记小说，1988年5月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第一次出版后，在社会上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，大型文学丛刊《江南》曾全文转载，读者纷纷给我写来热情洋溢的信，谓我给他们“塑造了一座美神”，评论家也撰文给以褒奖，称之为“以真为骨，以美为神。”可由于发行的局限，很多读者没有机会读到这本书，有些读者在报刊上读到了关于她的评价，想读她，却又无处去买，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。珠海出版社这一举措，让想读到她

美神——刘苇传

的读者如愿以偿了。

可传主刘苇先生看不到新版的《美神——刘苇传》了，这位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美，献给构筑美的事业的世纪老人，在走完了她 97 年的人生旅程后，她那颗饱经沧桑的伟大心脏，已于 1997 年 11 月 21 日凌晨 1 点零 8 分在杭州歇息了。她若地下有知，得知她的传记再次与读者相见，我想，她也一定会感激珠海出版社，含笑九泉的。

作者 1999 年 10 月 21 日于安庆



目 录

《美神》再版自序.....	1
不是开头的开头.....	1
① 真假母亲.....	3
② 陌生的父亲.....	10
③ 美 神.....	18
④ 第一次婚姻.....	43
⑤ 裂 变.....	62
⑥ 画 展.....	75
⑦ 出 走.....	90
⑧ 逃亡路上.....	112
⑨ 邂逅湘西路.....	137
⑩ 二次逃亡.....	150
⑪ 一个难解的“谜”.....	176
⑫ 北斗七星.....	195
⑬ 有情千里来相会.....	217
⑭ 峥嵘岁月.....	238
⑮ 黎明前后.....	263
⑯ 系主任的“任务”.....	282
⑰ 寒不改容.....	305
⑱ 不接受教训的老太.....	330
不是结尾的结尾.....	336
后 记.....	346



不是开头的开头

她默默地伫立着，在一面广告牌前。广告牌的画布上预告着她画展的日期。

不时有脚步声在她身旁停下，注目画讯，彼此询问着：“谁是刘苇先生？”“刘苇先生……”

她似乎没有听到！

她在想什么呢？

岁月太深，情丝太长，来路太远，落在她身后的那条蜿蜒而崎岖的小路上，有她播种的花果树木，已是浓荫翠盖，果实熠熠。她什么都想忆，什么也忆不详，她已走到了人生的秋季。人们习惯赞美日出，她却偏爱黄山落日的壮观！

那是何等的光焰啊！

火红的圆日向无边的天海滑落，迈着庄严缓慢的步子；它下面的云海呈现出世间最丰富、最堂皇、最壮丽的色彩。那是无法合成、无能描绘的壮观！

她常思索这一自然现象，因为落日走了一天的路程，积攒了一天的精血，吸收了整个行程中的光热，它最后吐出的光焰才如此丰盛！

我呢？

她的目光凝注在被晚照轻柔抚摸的画布上。瑰丽的秋色包裹着她。夕阳像桔红色的透明瀑布，泻过丹黄如枫的梧桐枝

美神——刘苇传

叶，从它们的缝隙间露到她的身上。她那被微风轻轻掀动的白发上，仿佛簪了簇簇早春的金盏花。她身后是称作胜景的柳浪闻莺，那里的花在看意地开，那里的绿格外地翠，生命力仍在那里勃发、涌动、奔流！它们不愿老，不服老，不愿顺从主宰命运的时序，它们要把从秋光那里吮吸来的色彩，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光，尽情吐出，否则，它们是不甘心的！

再后面，就是西子湖。落日的余晖抹红了她的脸，红艳艳，紫蒙蒙，有似辽阔深邃的玫瑰色大海，一往情深地看着她。

她心中也有一片海。那是爱海，也是玫瑰色的。爱即是美，美即是爱。那里居住着维纳斯，爱神和美神的合体，富藏着美和奉献。她在那里挖掘了85个春秋，她还将要继续开采下去，直到人生的尽头。生命的存在是同一的，而生命的价值却各不相等。

面对着这个展示她晚秋果实的讯息，她沉醉迷离，遐思远逸，思绪一下飞回到她人生的起点，她仔细捡起路上的所得所失，和那串深深浅浅、歪歪趔趄的足迹……





一、真假母亲

她一脸的忧凄。

她有一对纯净的大眼睛，黝黑、明亮，又像两泓山泉那样明澈而又波光潋滟。她的肤色白皙而细腻，额头宽广而光洁，溢透出善良和聪慧。那酒窝，不笑也旋起笑漪。她生性爽朗，少女的天真活泼和文静融于一身。她从来不知愁苦和忧虑。今天为何阴云弥布？

她腋下只夹了把油纸雨伞，急匆匆走出她就读的无锡荣氏女校。月白的大袖褂子，双绉齐膝的黑裙，勾划出她纤细的腰身，娇小的倩影，微风吹拂着她那长长的独辫和裙子，透溢以一种独有的风采，洒脱而飘逸。

她刚刚步下台阶，在校门口，碰上了她的同窗好友——宁波五洲鲍家二小姐。

“尤韵泉^①，你上哪？”

她一反往常的开朗活泼，鼻子一酸，头一低，两串泪水像珍珠那样滴落下来。

鲍二姐愣住了，拉起她的手，关切地问：“怎么啦？出了什么事？”

她几乎就要哭出声来了，双唇抖颤着说：“我母亲病得很

^①注：尤韵泉为刘苇的学名。曾用名刘尤苇，抗战逃亡途中改为刘苇。

厉害，要我回去见最后一面……”

鲍二姐挽起她的手，说：“快走，我送你上船。”说着就挽着她往北码头快步走去。

来接她的是她家的老长工长庚叔，小船就停靠在驳岸边。长庚见她来了，连忙从船内走出来，立在窄窄的甲板上招呼道：“梦哥小姐，在这里呀！”

梦哥是她的小名。

鲍二姐紧握了下她的手，说：“别急，伯母会好起来的。”

她点点头，什么也没说，就上了船。

船离岸了，她微微扬起手，向鲍二姐摇了一摇。

她家在无锡北门外的尤家坦。离无锡城里约莫十里水路。

这个有着 20 多户人家的村子都姓尤，附近的村子也都姓尤。大多数是平房，坐北朝南，也有为数不多的带阁楼的楼房。家家房前都有块宽阔平地，只要铺上砖，就成晒场，收获季节就在上面打场、扬谷、晒稻麦。村上还有条小街，开有杂货店、茶馆、豆腐店、肉店。每天早晨都有集市，各村来的菜摊都摆在街边。村口就是河，一棵很大的油树将两边驳岸分开，河水向南流入太湖。它和江南水乡的许多村子一样秀丽。

站在家门口，就能眺远山，观太湖。

十里水路很快就到了。她急急忙忙上了驳岸，往村里走去，沿途和熟人打着招呼，走进了中巷一间有阁楼的房子。

这幢房子有三进，她父母的卧室在西南的楼上，楼下是会客间，她小时候就在那里读书写字，天井里植着月季、蔷薇、万年青。

没有碰到家里人。她直奔楼梯，恨不能一步就跨到楼上，扑到母亲床边……

母亲 30 岁上才有她，打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生育过。父母





都很爱她，特别是母亲，视她为生命。母亲是个能干、好强的人，可她的命不强，曾给她生了个哥哥，养到18岁死了。

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”父亲本来就与母亲感情不好，这更有了讨姨太太生子的口实了。姨太太果然为尤家生了个男孩，母亲在家里的地位突然下降。后来，姨太太服毒死了，人家以为是受了她的虐待，公众舆论使她的声誉又受到影响。她深刻地感受到，女人依靠男人过活是可悲的，也是最靠不住的，只有自己学会一些本领，自食其力，男人才不敢欺负。她学会了做篾匠，自己修理篮子、桌椅，还将自鸣钟拆开又装上，找出它走不准的原因。她的这些行动给韵泉以很深的印象。母亲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，决心把她造就成为她理想的独立自主的女人，为她争口气。母亲常常鼓励她说：“女人和男人有同等的智慧，男人能做到的事，女人也一定能做，关键是要有信心，要努力去学习！”她才5岁，就送她上了父亲砸掉菩萨创办的观音庵小学，希望她将来能做个医生，母亲认为医生有人来求，还能赚钱养活自己，可以永远不仰人鼻息，能理直气壮在人世做人。她曾逼着她背《汤头歌》，不同意她进荣氏女校的国文图画科，认为学图画不能谋生，不能自食其力。可女儿热爱绘画，她也就没有执意阻挡，母亲想她一定会明白过来的。

寒假中，她画了一张《寿星图》，悬挂在堂屋中，左邻右舍，亲戚朋友，见了无不喜爱。天天有人上门求她也给画一张，还有人送来了定金。母亲终于明白了艺术也可谋生，同样能受到他人的尊敬。母亲成了她的知音，她爱母亲，她的生活中不能没有母亲……

她的心“怦怦”地跳个不停，怎么家里没有人的说话声，母亲既然病重，为何没有人陪伴着她？

她立在母亲卧室门口，举足惶惑了！她不敢推门迈进去，她担心她已孤寂地离开了人世！她的心在颤抖，准备推门的手

在哆嗦！她终于抑制不住感伤的闸门，轻轻唤了一声“姆妈”，就“哇”地一声哭了起来。

“二宝！”母亲有气无力的声音透过门缝传了出来。二宝是她的乳名，这个名字独属于母亲，“你回来啦！”

她“砰”地一声推开了门，扑到床前，爬伏在床沿上，伤心地哭着，呜呜咽咽，像有倾诉不完的悲哀。突然，她抬起了头，看着母亲苍白如纸的脸问：“你病得这样，父亲怎么不在家照看你？他到哪里去了？”

母亲轻轻抚着她的秀发，淡淡地说：“他上哪儿，这无关紧要。二宝，我只要你！你回来了，姆妈的病就好了了一半了！”

“姆妈，您……”她泪水潸潸地扑进了母亲的怀里。

“二宝，”母亲把她的头从怀里扶了起来，“你坐好，我有话跟你说！”母亲示意她坐在床边的矮柜上，“这话在我心里搁了17年，天天想对你说，可一直没有说出口，我想，这回病怕是好不了了，再不告诉你，就无人敢对你说了。”

韵泉被母亲这种一反常态的吞吞吐吐的语言搞懵了，她瞪着那双大眼睛，惊诧地望着母亲，她不明白，是什么事使母亲如此激动而又那样惶恐呢？她什么也不敢猜，什么也不敢问，只能用目光在母亲脸上困惑地找寻。

母亲握起她的一只手，好像是绝尽了她的所有气力，对她说：“二宝，别这样看我。我对不起你，一直瞒着你，不知什么原因，我就是没有勇气说，是为了你纯净的心灵呢？还是为了怕失去你？我也说不清……”母亲那衰弱的身子不禁抖颤起来。

母亲如此神态，使她感到非常难受又非常惶悚。她攥住了母亲消瘦的两肩说：“姆妈，你休息，什么也别说了！”她欲将母亲的身子放平下去，好让她躺下休息。

母亲却不愿躺下，她固执地挣扎着倚在床头上说：“二





宝，姆妈一定得告诉你！要不，就要憋死了！”母亲呆望着她，“你不是我亲生的女儿，我是你的假姆妈！”

“啊？我不是你生的？”韵泉紧紧攥住母亲的两手，“你说什么呀？姆妈，你是在说胡话吧？”

母亲却突然显得非常镇静，像一个背着沉重包袱爬山的人爬到了山顶，卸下了重荷那样坦然了。她凄然地一笑说：“这是真的，我就要告诉你，你的真母亲是谁！”

这是一个哀惋而离奇的故事……

那是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动乱年头。母亲的儿子死了，父亲要讨小，母亲竭力阻挠。这时，父亲同辈的一个堂弟死了，遗下一个年轻、貌美、朴实的妻子，孤苦无依，父亲早就对这个很标致的弟媳有好感，常常在谈话中称赞她的贤淑、温柔，感叹她的不幸。这一切，都不能逃脱母亲的眼睛。一个既可阻止丈夫讨小又能维护住她在尤家地位的计谋酝酿成了。

她把寡妇弟媳接到家中，请她帮助料理家务。村里人对她这个善举赞不绝口，“怜贫惜寡，真是个好人！”实则她是想为丈夫接近弟媳创造条件。

他处处显示出对寡妇弟媳的怜爱，她尽力给他们相近的机会。

他们彼此有了好感，而且日见弥笃，私下就好上了。不久，弟媳就怀孕了。

寡妇生孩子，还了得！那是要受到族规无情惩罚的！

她愧悔交加，深感对不起嫂子收留之恩，更不敢让嫂子知道。她痛感无路可走，就想行个绝处。

她趁夜色悄悄溜出后门，去到水渠边，欲跳进水里一了百了。

嫂子却正得计，早把一切都看在眼里。她尾随她到了河

边，拽住她问：“伸手不见五指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她又惟恐弟媳多心，搅乱了她的计划，又解释着，“我怕你遇到坏人，就来给你作伴。”

做了亏心事的弟媳，生怕被嫂子窥破，心虚胆颤，不知如何回答，语无伦次地说她是来寻洗衣的棒槌。

“一只棒槌算个什么，也值得摸黑来找？快回去。”

她哪里敢违悖恩主？只得默默跟着嫂子回去了。

嫂子把她叫进自己的房间，让她坐下，闭上门，坐到她的对面说：“你怎么这样糊涂呀！天塌下来也不能走绝路呀！你想两脚一伸就一了百了，你就不想想我们？你这不是害了你相好的人么？”

弟媳嗫嚅地想掩饰：“不不，我真是寻棒槌……”

嫂子霍地站了起来，严厉地打断她：“事到如今，你还想赖？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我什么都知道了！”

弟媳知道再也无法掩饰了，“咚”地一声跪到她面前说：

“嫂子，我对不起你……”

她笑着扶起了她说：“别这样，一笔难写两个尤字，我们是一家，出了天大的事，我给你担着，用不着寻短见！”她叹了口气，“要叫家丑不外扬，看来只有一条路好走了。”她小声地说出了她的办法。

弟媳再次跪伏在地，头磕得地板“咚咚”响，连声地说：

“嫂子是我的再生父母，这恩这情只有来世变猪狗来报答了！”

第二天，她就捧着一捧杨梅，去左邻右舍串门了，宣布她已有喜了，同时又将弟媳送到远处亲戚家，待到临产之前，又一顶小轿接了回来，说是请来给她侍候月子的。

1900年3月，弟媳生下一个女孩。母亲叫她二宝，父亲叫她梦哥，上学后取名尤韵泉。





世界的悲伤莫过于一个母亲不能认自己的骨肉，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。真产妇反过来还要侍候假产妇，产后得不到休息和调理，还得把痛苦深深埋进心里。劳累和忧伤，使她终于在二宝出生两个月后，就带着无尽的悔恨和悲伤告别了人世。

韵泉的心在沉落，沉落进了无底的深渊，她纯净的心无法接受这个悲哀的故事，她面色惨白，周身颤栗，松开了紧握假母亲的手，失神落魄地颓滑到榻板上。这太可怕了，这难道是真的？她不知对自己一来到这个世界，就经受如此残酷的洗礼，是该感激还是该愤恨！她像一尊泥塑，坐在那里……